

《老乞大》《朴通事》中的动态助词“将”

易杏,何学琼

(西华师范大学 文学院,四川 南充 637002)

【摘要】《老乞大》《朴通事》是元明时期编著的用于朝鲜人学习汉语的两本会话教材,有着明显的口语化特征,较为浅显易懂。两书中的词汇也多与日常交际相关,在日常生活中较为常用。本文主要研究两书中涉及的一个较为重要的动态助词“将”,从产生和语法功能、基本用法和特征及消亡三方面研究动态助词“将”在两书中的运用情况,力求形成对“将”的深入了解。

【关键词】老乞大;朴通事;动态助词;将

【中图分类号】H1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14)02-0004-03

《老乞大》《朴通事》是朝鲜人学习汉语的会话教材,两书均以当时的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编著而成。这两部书都极具口语化色彩,注重在日常生活中的交际运用,基本上反映了当时的语言运用特点,对研究近代汉语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据我们掌握的资料来看,《老乞大》《朴通事》已经在学界获得了高度的重视,近年来也有很多学者致力于此二书的研究,并取得了较大的成果。虽然有很多学者就这两部书进行了多角度的深入研究,但还是存在一些问题有待解决和完善,如在词汇方面专门就动态助词的研究较少,且缺乏共时和历时相结合的全面的研究。因此,我们试图主要依据这两部书的明代的谚解版本,对两书涉及的动态助词之一“将”进行详尽考察,结合近代汉语和现代汉语,阐释它的发展演变,进一步了解动态助词“将”在两书中的运用情况和特点。

一、动态助词“将”的产生和语法功能

动态助词是近代汉语中新产生的一类助词,紧贴在动词后面,有多种句法结构,主要用于表达动作的状态和情貌。动态助词的附着性较强,一般附着在动词后表示动向和动态。虽然动词多为表达的重心和焦点,但加上动态助词后表明了动作的趋向或结果,事态产生了新的变化。一方面,这与汉语的特点有关系,即单音节词占有优势,而在单音节的动词与动态助词结合后呈现词汇复音化特点,动态助词起到了临时复音化的作用。另一方面,我们通过考察可以发现,动态助词大都经历了由动词虚化而来的过程。它们在用于述补结构的过程中,动词性逐渐减弱,进而虚化为表示动作状态或情貌的动态助词。

“将”作为近代汉语较常用的一个动态助词,也

经历了从动词发展成为动态助词的过程。“将”在《现代汉语词典》中释义第一条为“扶助,扶持”,有明显动词义,其用法可以上溯到先秦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助词‘将’产生的前期,这个时期发现了用于动词之后的‘将’,即‘动+将’结构,但用例比较少见。”^{[1]16}这个时期,“将”还是动词,含有“携带、挟持”之义,所构成的‘动+将’结构是一种连动式。例如:行至赤亭山下,值雷雨日暮,忽然有人扶超腋径曳将去,入荒泽中。(北齐,颜之推:《还冤志》)这一句法格式主要用于表达一种主语携带宾语双方共同进行的动作。“而‘携带’这一带有趋向性的动作,又是以完成前一动作作为条件才得以进行,表“携带”义的“将”在某种程度上依附于前面的动词。”^{[2]112}“将”之前的动词主要是与“将”义相近的或隐含有“携带”义的,带上趋向补语后,即使没有“将”,仍能表达主语携带宾语运动的意思。这种情况动摇了动词“将”与前面动词的并列地位,它的动词义逐渐弱化。而到唐朝时期,“将”的“携带”义已经大体消失,动词性也变得更弱,主要用于动词后,表示动作的开始、持续以及完成等状态。如:鸟偷飞处衔将火,人争摘时蹋破珠。(唐白居易《吴樱桃》诗)“‘将’后有结果补语‘破’与之对举,在这种语法环境中,“将”产生了表示完成或获得结果的动态意义。”^{[3]117}“将”字从晚唐五代到宋,功能逐渐从表示动态或动向的补语格式发展成“动+将+趋向动词”。这时它已经基本虚化为动态助词紧接在动词后,表示动作的完成、实现或进展。我们可以从这几个朝代的相关作品中看出“将”的相关运用情况。如:

(1)惟将旧物表深情,钿合金钗寄将去。(白居易诗,引自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

(2)从自己胸襟间流将出来。(祖堂集·139卷)

收稿日期:2014-04-28

作者简介:易杏(1990-),女,湖南岳阳人,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近代汉语。

(3) 梦人缚将去,形神乖散。(太平御览·400卷)

二、“将”在《老乞大》《朴通事》中的基本用法和特征

“将”在《老乞大》《朴通事》中分别出现了93次和180次,用法较为复杂,可以作为动词、介词和助词。而作为动态助词的“将”用法较多,用在两书中多预示动作的出现。我们通过对两本书的考察发现“将”主要出现在以下四种环境中(以下《老乞大》简称“老”,《朴通事》简称“朴”):

(一)动+将+趋

这种类型的结构在两书中共出现了36次,所占比例大。如:

(1)他也有几匹马,一处赶将来。(老下)

(2)我怎么敢买将去。(老上)

(3)那的有四个小车儿,一车两担家推将上去。(朴上)

(二)动+将+宾+趋

这种类型的结构在两书中共出现了32次,所占比例也较大。如:

(1)这银子都看了,我数将布去。(老下)

(2)你说将年月日生时来。(老下)

(3)着那丫头菜市里买将些山菜来。(朴中)

(三)动+将+趋+动词性结构

这种类型的结构在两书中共出现了5次,所占比例很小。如:

(1)更不时,你都只这里等候着,我去税了,送将来与你。(老下)

(2)酒京城槽房虽然多,街市酒打将来怎麽吃?(朴上)

(3)那厮先告官,把我家小厮拿将去监了二日。(朴下)

(四)动+将+宾+趋+动词性结构

这种类型的结构在两书中共出现了8次,所占比例也较小。如:

(1)疾快取将咱们的拄杖来搅料。(老下)

(2)买将条儿来带他。(朴上)

(3)这饭熟了,点将灯来吃饭,盛汤着。(朴下)

经过考察我们发现,“将”在两书中作为动态助词的用法主要有以下三个特征:

1.“将”在两书中都是与单音节动词“送、买、赶、请、回”等结合,构成“单音节动词+将”的格式,在两书中共有83处用例。虽然两书中也有不少双音节动词,如“商量”、“收拾”、“交易”等,但没有出现与动态助词“将”结合运用的句式。陈志强先生认为,

这是“为了音节的协调”^{[16]76},我们同意他的观点。“将”和单音节动词正好构成双音节词语,符合人们的用词心理。而我们通过仔细考察也发现,这些单音节动词多带有处置义,引起了事态的新变化。“将”在这里的动词性虽然较弱,但仍有一定的动词性。而“将”发展到现代汉语中成为了一个介词,相当于“把”,“将”与动词实现了分离。近代汉语和现代汉语的两个不同句子,可以表达相同的意思。如“我怎么敢买将去”,在现代汉语里用“我怎么敢将它买去”来表达,但意思基本没变。“将”的词性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已经由动词虚化为助词,然后进一步发展成为现代的介词。因此,我们认为这与它所结合的动词是有关系的。

2.“将”后都有“来”或“去”两个趋向动词,在句中充当趋向补语,表示动作的趋向或结果。陈志强先生通过统计近代一些白话文学作品发现,“‘动+将(+宾)+趋’是早期白话作品里的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16]77}在句子中宾语可有可无,但是趋向动词一般来说却缺少不得。这样,我们可以推断出“将”的一个作用是趋向动词出现的标志,而这也与“将”本身有关,因为“将”在作为实词时有“携带”义,表示把某事或某物从一个地方移动到另一个地方,本身就有一个趋向问题,趋向动词正好说明了这个动作的趋向,所以它与动态助词结合紧密。如“你将甚么货物来?(老下)”,“将”具有明显的表义功能,用现代汉语表示即“你带了甚么货物来?”。

3.从表格中“将”的四种结构可知,《老乞大》《朴通事》中的“将”的结构基本上是两种类型,即“动+将(+宾)+趋”和“动+将(+宾)+趋+动词性结构”,它们的用例占了绝大部分。实际上,这两种结构不仅在这两部书中常见。我们通过调查《老乞大》《朴通事》后的明代著作《水浒传》^[1]发现,《水浒传》中“将”的用法也相对复杂,但其动态助词用法也发展得很成熟,其中我们论述的两种基本类型在其中都有用例。如:

(1)乐和便提着枪,直唱将出来。

(2)王庆脸上没了金印,也渐渐的闯将出来。

(3)我在江州舍身拼命,跟将你来,众人都饶让你一步。

上述各例,“将”附着在动词后,表示动作的完成或实现。“将”与趋向动词结合紧密,说明动作的趋向性。由此可见,《老乞大》《朴通事》中“将”字结构的主要的两种类型在近代汉语中的运用较为固定。

三、动态助词“将”的消亡

动态助词“将”在晚唐五代已经有一些用例,曹广顺认为它来源于动词,到了晚唐五代,“主要是和补语一起表示某种动态(开始、持续或完成)”^[1]“宋以后经过元代的反复,终于随着助词系统的调整和助词“了”的发展,逐渐走向消亡。”^[1]我们不仅可以从《老乞大》的版本中可以看出变化,而且从清代的其他作品中也可以看出来,如清代《儿女英雄传》^[7]中动态助词“将”出现了41次,比“了”少得多。在现代汉语中,“将”已经发展成为一个表示施受关系的类似于“把”的介词,动态助词“将”只存在于北方方言中。据陈刚考证,“‘动+将+趋’式现在主要残存于北方方言,在华北、西南、江淮(主要在安徽)、晋语四个区都有发现。”^[8]我们认为“将”的动态助词用法消失的原因主要有两个:

1.随着动态助词“了”的兴起,“将”的动态助词的地位逐渐被削弱,“了”迅速兴起并发展成为占优势的动态助词,导致“将”的最终消亡。在一些以往用“将”的结构中,“了”做了替代。我们可以通过“了”在《老乞大》四种版本的用例中看出“了”的发展:

- (1)这钞都检了也,俺数将布去。(原本老乞大)
- (2)这银子都看了,我数将布去。(老乞大谚解)
- (3)这银子都兑了,好照数点了布去。(老乞大新释)
- (4)这银子都兑了,点数了布去。(重刊老乞大)

2.“在‘动+将(+宾)+趋向补语’的结构中,趋向动词‘来/去’在补语位置上日益虚化,表示动作开始、持续或完成的语法意义。”^[2]“将”字的语法功能明显减弱,这就动摇了“将”在“动+将(+宾)+趋向补语”结构中的语法地位,直至它的语法作用的完全消失。我们仍以《老乞大》为例,在四种版本的用例中我们能很清楚地了解到“将”的发展变化:

(1)带肋条肉买者。大片儿切著将来鬻者。(原本老乞大)

(2)带肋条的肉买着,大片儿切着,炒将来着。(老乞大谚解)

(3)带肋条的就好,大片切。炒来吃罢。(老乞大新释)

(4)带肋条的就好,大片切着,炒来罢。(重刊老乞大)

我们从《老乞大》四种版本的同一种句式的表达上可以看出“将”由动词虚化为动态助词,进而消亡的过程。“将”在与常用的单音节动词的结合运用中,逐渐失去了独立的表义功能,附着性增强,地位有了变化。但趋向动词却一直存在,因为趋向动词的虚化使得“将”的表示语法意义的功能进一步动摇,在句子中发展成为可有可无的成分,而句子中的主要动词和趋向动词的结合也就日益紧密。因此,“将”的消亡就难以避免了。现代汉语中的“将”已经丧失了动态助词的功能,主要是充当介词和副词。

现代汉语中的动态助词是在近代汉语动态助词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的,而作为近代汉语重要文献的《老乞大》《朴通事》中的动态助词是值得我們深入研究的。“将”自出现在汉语词汇中以来,具有动词、助词、副词和介词等多种词性,但在汉语发展过程中它的词性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动态助词“将”在《老乞大》《朴通事》中的用法和特点与其他动态助词既有相同点又有区别处。“将”在两书中主要用于四种语法结构中,出现频率不同,有高有低,发展程度也有深有浅,结构类型也有区别。我们通过探讨“将”的结构、用法和发展演变,可以大致勾勒出它的发展脉络,有助于我们在前辈学者已有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形成整体性的认识。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曹广顺.近代汉语助词[M].北京:语文出版社,1995.
- [2]孟浩.《老乞大》中“将”的语法化研究[D].山东大学,2009.
- [3]王丽娟.宋代助词研究[D].四川大学,2007.
- [4]陈志强.《老乞大》“将”“的”初探[J].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3).
- [5]罗贯中.水浒传[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
- [6]曹广顺.魏晋南北朝到宋代的“动+将”结构[J].中国语文,1990(2).
- [7]文康.儿女英雄传[M].何晓亚点校.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04.
- [8]陈刚.试论“动一了一趋”式和“动一将一趋”式[J].中国语文,1987(4).

(下转14页)

朴的效果,这种拙朴包括字体结构的生拙趣味、刀刻“二度创作”形成的“石味”和长期的自然风蚀形成的漫漶沧桑的效果,这便是与东巴文字的相通之处,孙伯翔先生就曾说过,魏碑的创作应“宁拙勿巧,若以妍美的笔致写魏碑是歧途,是弯路,是事倍

而无功的徒劳。”这一点和东巴文字书法创作是一致的,在信息化发达的今天,东巴文字夺得了大众的目光,正是因为它的原始、拙朴,符号化的时代,我们更需要这种自然鲜活的文化,若失去了这种本真,便失去了它本身的价值。

注释及参考文献:

[1]杨福泉.纳西古王国的东巴教—走进图画象形文的灵境[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07.
 [2]邱振中.书法七个问题[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2.
 [3]崔尔平选编点校.明清书论集[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1366,1313.
 [4]刘运峰编.孙伯翔谈艺录[M].天津: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6.18.
 [5]徐中舒.论巴蜀文化[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
 [6]于明途.是与不是之间——书法传统的文化寻绎与当代述说[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

Thinking on Learning from Calligraphy Engraved on Stele in Wei Dynasty to Develop Dongba Pictographic Words

DUAN Jian-yuan

(Art Department, Tourism And Culture College Of Yunnan University, Lijiang, Yunnan 674100)

Abstract: Calligraphy commonly features in the writing art of Chinese charactors. Dongba Pictographic Words found in Lijiang may share the same origin and function ,both served for religious activiti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s, but boasted of a longer history than it.in another word,it is much older than oracle inscriptions.The creation of Dongba Pictographic Words is still at its beginning.However,calligraphy engraved on stele in Wei Dynasty is already a combination of its unique beauty of naturalism, originality,and liveliness , a long history,as well as a record of numerous historic stories. Thus I hold to the firm conviction that we can develop the art of writing in Dongba Pictographic Words through learning from calligraphy engraved on stele in Wei Dynasty.

Key words: Dongba Pictographic Words; Chinese charactors; Calligraphy; Calligraphy engraved on stele in Wei Dynasty

(责任编辑:周锦鹤)



(上接第6页)

Dynamic Auxiliary of “Jiang” in The Old Qida and The Pu Tongshi

YI Xing, HE Xue-qiong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China West Normal University, Nanchong, Sichuan 637002)

Abstract: The Old Qida and The Pu Tongshi are two conversation books which were written for Koreans to learn Chinese during Yuan and Ming dynasties. They have obvious colloquial characteristics and are relatively simple and easily to understand. The vocabularies in books are usually related to the daily communication and often are used to people’s daily life. This paper mainly studies the dynamic auxiliary “Jiang” utilized in the two books from its causing and grammatical functions, basical usages and characteristicst to its death so as to make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Jiang”.

Key words: The Old Qida; The Pu Tongshi; dynamic auxiliary; Jiang

(责任编辑:周锦鹤)